

心无

挂碍

鲍尔吉·原野

著

我对蒙古民族的爱长在骨头里。
蒙古民族和草原是我的湖水，
我只是其中的一根芦苇或一只小鸟。
湖水不是我的创作母题，而是我心灵的寄居地。

心无挂碍

鲍尔吉·原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无挂碍 / 鲍尔吉·原野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5

(华章书系 / 古耜主编)

ISBN 978-7-5008-6679-4

I. ①心…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227号

心无挂碍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傅 婷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辑一 骑兵流韵

- 寻找鲍尔吉 003
- 我妈的娘家亲戚 008
- 北呀京的金啊山上 022
- 父亲 025
- 骑兵流韵 027
- 酒别 031
- 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035
- 我爸 042
- 我妈 049
- 甘珠 052
- 飞机开到家门口 054

辑二 伊胡塔的候车室

- 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 059
- 被遗忘的墙 064
- 继母 066

满特嘎	069
萨如拉	072
照相	074
分衣记	075
歌唱	079
闪电	081
买卖	082
阳光碎片	083
伊胡塔的候车室	087
送行的队伍	089
火车	091
狗的时间观念	094
电梯记	097
自来水	100

辑三 蒙古民歌九首

诺恩吉雅	105
小黄马	107
嘎达梅林	110
达那巴拉	112
牧歌	115
四海	118
乌尤黛	121
达古拉	124
东泉	127

辑四 上帝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 大地花朵川流 133
- 沉默的种子 142
- 种子 145
- 草药与大地的苦 147
- 梅岑根的墓园 149
- 黄土 151
- 墙 153
- 锦绣只是城里人眼中的风景 155
- 青草远道 157
- 化石 159
- 石头 161
- 铁里藏着红 164
- 沙滩 166
- 色彩的旋转和燃烧 168
- 露水的信 170
- 流水 173
- 千岛湖的美与善 175
- 蜜山的蜜 178
- 告别桑园 179
- 珠宝 181
- 呼吸 182
- 净月潭笔记 183
- 静中日月长 186
- 飞机八月窗飘雪 188
- 过青龙桥 190

铁轨	192
铁路的尽头	194
雅歌六章	196
上帝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201
路有走不完的路	203
找到了跑步的地方	205
我的鞋已经累了	207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	208
钟声	210
每个人都欠地球的债务	212
北陵：人民的绿	214

辑五 从立春到大寒

立春	219
雨水	222
惊蛰	224
春分	226
清明	229
谷雨	232
立夏	235
小满	238
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241
立冬	243
大寒	246

辑六 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 冰凌 251
- 冰的纹 252
- 冰雕 254
- 冰窟窿 256
- 水结冰时终于喑哑 260
- 太阳在冰上取暖 263
- 眺望冰河 265
- 残雪是大地褴褛的衣裳 267
- 凤凰号探测器报告：火星下雪了..... 270
- 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272
- 雪落在雪里 273
- 为孩子降落的雪 276
- 雪的前奏 277
- 雪地篝火 279
- 雪地狂草 281
- 雪不是一天化的 282

辑 一

❖ 骑兵流韵 ❖

与朋友交，像花牛犊般忠厚，与敌人搏，像狮虎般凶猛。

你们在明亮的白天，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你们在漆黑的夜里，要像乌鸦一样坚韧不拔。

寻找鲍尔吉

鲍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这个姓我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有人说这叫“蒙汉合璧”。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原野”之美。其他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某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中，给了一点儿稿费。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那是一份中国银行的通知，告诉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中国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美元什么的。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支这些稿费需十来道手续。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什么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己，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我和蔼地回答。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事情麻烦了。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地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是我的姓，但没提《元朝秘史》与孛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过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过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用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子曰“不知者不愠”。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就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她知道复姓，但竟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以两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搞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学”。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傲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她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

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为了六元钱去寻找鲍尔吉。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来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了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样的人，约二十岁。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揶揄。

“我是你爹。”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他肩上可以看出来。《武当拳法》曰“挥拳者其肩先动”。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了。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如果换了别人，必朝里边吐一口唾沫。但我没这样，不文明。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假扮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此氏的先祖。

最次也要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在附近的一位，请他襄助。他叫刘红草，在某机

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六元钱，嗨。我给你十元，走吧！”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我们来到付款台。“他就是鲍尔吉。”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哎呀，忘带了。”

“回去取。”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小姐有点儿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快拿名章。”我指示刘红草。他又上下假装找。

“小姐，你看没带名章。”

小姐坚拒。

我问：“那一会儿拿来名章，他还用来吗？”

“随便。”

出门，我和刘红草握别，感谢大力支持。我独自找一个刻章的老头儿。

“鲍尔吉是啥玩意儿？”刻章的老头茫然发问。

“什么啥玩意儿，”我恶狠狠地说，“这是姓！”

“姓？”老头更茫然，“我刻了一辈子名章……”

又来了，我只好安抚：“刻吧刻吧……”

刻好了，牛角名章，十元。

“十元？我最多出六元。”

“八元。”

“六元。”

“七元，少一分不行。”

“七元就赔了。”

“赔了？”老头从花镜上方看我，“什么赔了？”

我的事情无人可以解释。我拿着名章取出了按惯例应该在邮局取的稿费。

我看到结局了。主要的是，当我手携着“鲍尔吉”的名章时，便不惮惧来自各方的质询，可以雄视四方。

我妈的娘家亲戚

我先说几句

我妈是乌云高娃，即我爸说的“高娃同志”。当他一旦将我妈称为“同志”时，已不无愠意。当他放喉大喊“高娃奶奶”之际，已将整齐的牙齿粒粒咬紧，环眼怒张了。我妈也有把我爸称为“爷爷”的时候，彼时我妈的委屈烦恼已经无以复加。因此，他们给对方戴上高得吓人的帽子，都并非出于礼让。

说起我妈的名字，人家总要问“高娃”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演艺界与传媒中，“××高娃”频见倩影。高娃，乃蒙古文言，即（尊贵的）夫人之意。蒙古语与法英这些有贵族传统的民族语言一样，名词中含着敬称。高娃不仅是夫人，而且是尊贵的夫人。乌云高娃是谁的（尊贵的）夫人呢？是前骑兵中尉吾父那顺德力格尔先生的（尊贵的）夫人。乌云又有美丽之意。而那顺德力格尔，可以直译为这个岁数（寿数与生命）啊，（像花朵般）盛放不已。雅译为“长庚”，俚译“百岁”可也。这是关于二位老人的姓名学训诂。

我妈的娘家即老张家，属于康熙皇帝（抑或乾隆皇帝）的女儿（抑或宫女）荣宪公主下嫁巴林王时，随行的七十二行工匠之一，据传是瓦匠。自满清起，老张家世代居巴林右旗，大本营有两个，大板镇与古里古台镇。

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即我妈的族别。我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蒙古族，但并不否认祖先是随荣宪公主从关里来的。当我爸和我妈在政治上出现歧见时，他便轻蔑地将我妈称为“张家口的汉人”。

“为什么是张家口呢？”我迷惘询问。

“这还用问吗？”我爸比我更惊讶。我不作声了，但心里腹诽，还有张家界呢。我爸对我妈极不满的时候，又称她为“银金满金”，或“哈日勃虎口乃别仁”。前者是对满洲族人的一种说法，后者即“黑屁股巴林人”。过去（我说的是过去），满洲皇帝每年春天到蒙古草原例行“减丁”公事，把超过车轱辘高的蒙古男性儿童杀掉。因此，我爸对满洲皇帝即所谓“大清”的“康熙帝”之类人物很有些不满意。他对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包括冯玉祥将军把皇族赶出故宫，特别是韩复榘率先驱兵冲入紫禁城的革命行动无不快慰。关于“哈日勃虎口乃别仁”，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巴林人民千万别生气，这纯属家父个人偏见。大约因为当年（也是当年），我父亲的科尔沁乡党嘎达梅林起义造反，被张作霖穿黑制服的士兵追杀，全体殉难于巴林边境时，巴林王没有援之以手。我告诉我爸：“很简单，巴林王打不过张作霖，此事不足使你切齿。”

我爸的牙齿比我之贱齿高级许多。吾齿疏淡不足观，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爸的牙齿坚实致密，愤怒时，咬紧牙关，并磨来磨去，咯咯有声。配上他目眦尽裂的豹眼，笔直略具鹰钩的悬胆之鼻，以及盘膝握拳的样子，庶几壮士矣。而我说：早先蒙古骑兵在大沽口阻击洋人，一片开阔地，骑兵风驰前进。洋人枪响，蒙古人纷纷仆地。第二排骑兵复冲锋，再仆地；复冲锋复仆地。洋人害怕了，蒙古人仿佛不知道中弹而死是怎样一回事，但洋人终于不敢弯曲手指扣扳机了。这些人，我顿一下，严肃地告诉我爸，仅是昭哲二盟骑兵，即我妈他们巴林人与你们科尔沁人。我爸的眸子在上眼睑缓游，嘴角下拉，仿佛看到了当年情景。

我爸颓然靠在床头的被垛上，支起一个膝盖，双手绵软无力，闭目，先吸气，叹曰：“嗨……”

我的近现代史知识很薄，但足以为我爸解惑，虽然做不到“传道”。我爸所求的“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不是钱或官。但我妈有“道”，且坚定不移。他们俩都是新中国成立前被裹入革命洪流的共产党人，但政见针锋相对，并因此诱发生活小事而争执。简单说，我妈崇拜那些柔顺忠君的先贤，如雷锋